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二十九

史部

通典卷十一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十一

鬻爵

漢

後漢

晉

後魏

大唐

漢孝文時晁錯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

渫散也
先列反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
貧人之賦可損所謂以有餘補不足令出而人利者也
順於人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入賦少三曰勸
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
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
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
是從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四
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八等爵各以

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深天下粟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

入諸郡縣以備凶災

足支一歲以

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矣從之孝

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

裁謂減省

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孝武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馬為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人

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

茂陵書中

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顏師古云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所引茂陵書止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乎

級十

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

除千夫如五大夫

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

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

其有罪又減二

等爵得至樂卿

樂卿者武功爵第八言買爵唯得至第八

以崇軍功軍功多

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
職耗廢矣元鼎初豪富皆爭匿財不助縣官唯卜式數
求入財天子乃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告
天下以風百姓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桑
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令民能入粟甘泉
各有差以復終身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鷄走
狗弋獵博戲亂齊人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
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後漢孝安永初三年天下水旱

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人入穀得闕內侯靈帝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子鈞曰大人不當為三公論者嫌其銅臭凡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理宮室錢大都至二三千萬錢不畢至自殺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往輒迎致禮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上舉緼袍以示之

○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主也

對曰桓靈之主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理南
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
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
粟之制輸粟八千碩賞散侯六千碩散伯四千碩散子
三千碩散男職人輸七百碩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
輸五百碩聽依第出身千碩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
四千碩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大唐至德二年

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詔納錢物
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
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擬同申奏聞便寫告
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准勅迴授餘人并情
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如無人迴授及不願還俗
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
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
終身自蔭身沒之後亦任迴與近親又准勅納錢百千

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慎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勅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勲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勅條外有悉以家產助

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
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願授致
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寇內侮天下
多虞軍用不充權為
此制尋
即停罷

權酤 漢 陳 隋 大唐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權酒酤

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
禁人酤釀獨官開置如道

路設木為推者獨取利顏師古曰權者步渡橋爾雅謂之
石扛今之畧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

得若渡水之
權約音酌

孝昭始元末丞相車千秋奏罷酒酤賣酒

斗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

幹謂主領之音管

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亡酒酤我

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也

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

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使人

可以相御也

音美也御進也

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人薄

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

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人請法古今官作酒以二千五

百石為一均率開一壚以賣

壚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壚故取其名也

月讐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

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

參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

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截灰炭

截酢漿也截才代反

給工器薪

樵之費而人愈怨○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權酤從之○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大唐廣德二年十二月勅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歷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收利以助軍費

算緡

漢

晉以後

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弊鑄白金後商賈以弊之變

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

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

緡絲也

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為算也詩云維絲伊緡輶小車

諸賈人未作貫貸賣買居

邑貯積諸物

貫賒也貸假與

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

物自占

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瞻反

率緡錢二千

而算一

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算也

諸作有租及鑄

以手力所作而賣也

率緡

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

比例也

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輶車皆令出一算也

商賈人輶車二算

商賈

人有軹車又使多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

戍邊一歲没入緡錢

悉盡也

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有不輸稅

者令人得告以半與之也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

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徧天下

楊可人姓名按義縱傳云時楊可方受告

緡縱以為此亂人部吏捕其為可使者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也商賈居積及工巧之家非桑農

所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

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有司理之

獄少反者

理匿緡獄少有反者反音幡謂從輕而出

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

分曹

分曹言曹輩而出為使也

徃徃即理郡國緡錢

就其所在而理也

得民

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

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人偷甘食好

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

矣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

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

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

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即就也比謂比者沒入也其沒入奴婢分諸

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新置官員分掌徒奴

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碩及官自糴乃足其後令吏
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入粟甘泉不復告緡○晉自過
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
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
堪亦百文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亦為常以
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勵雖以此為辭
其實利在侵削

此亦算
緡之類

雜稅

漢

後漢

宋

齊

東晉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

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冬初算

商車

始稅商賈船車令出算也

太初四年冬行回中徙弘農都尉理

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孝昭元鳳六年令郡國

無斂今年馬口錢

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之武帝時租及六畜

宣帝時耿壽

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

言故御史屬徐宮

御史大夫屬也

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

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

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

上不聽王莽令諸取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

牧者嬪婦桑蠶織紉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

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

區謁舍
若客館

皆各自占所為

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
為貢末年盜賊羣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名曰
猪突豨勇一切稅吏人貲三十而取一○後漢靈帝時
南宮災中常侍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口四十錢

以治宮室

蜀李雄薄賦口出錢四十文巴人謂賦為實實之名舊焉賦錢四十則始於李雄也

○

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

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

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

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

計事息即還○齊武帝時王敬則為東揚州刺史

在今會稽

郡也以會稽邊帶湖海人無士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

有餘悉課斂為錢以送臺庫帝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

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

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

陀頂反

直人自為用若甲分毀壞

則年一修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
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
害人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
一千乃質賣妻子以充此限所通尚多尋蒙蠲原而此
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
丁一條宜還復舊○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

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賦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出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入市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顥贊成之後主大說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

薄斂何足怪也○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
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
稅○大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
一年稅錢克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將

供官人料錢

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
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

雲問出江淮陶稅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
川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
之宜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克軍資
離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
以上皆以分數稅之自是商旅無利多失業矣上元中
勅江淮堰塘商旅牽船過處準斛納錢謂之球程大歷

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工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緣兵馬未散百司支計不給每畝更加貞元九年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稅一五文

平準

均輸附

周

漢

後漢

周制司市掌市之理教政刑量度禁令

鄭玄曰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

也尺以次叙分地而經市

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叙肆行列也經界也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陳猶列也辨物物異肆也肆異則市平

以政令禁物

靡而均市

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鄭衆云靡謂侈靡

以商賈阜貨而行

布

通物曰商居賣曰賈阜猶盛也

以量度成賈而徵債

徵名債買也物有定價則買者

來債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若音鬻

以質小市以賈人禁偽而除詐賈人胥師賈師之屬劑音子隨反

物之情偽與實詐爾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同共也同者謂人貨不

貨則賒賈而與之大市日反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

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反日朕也市者雜聚之處言主

者謂其多者百族謂百姓也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城市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所以了

物極衆也凡理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

者使亡靡者使微謂物行苦者也使有使阜起其賈以

徵之也使亡使徵抑其賈以却之也侈靡細好使富人好奢徵之而已鄭衆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以

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

布有災害物貴市不可以稅為人乏困也凡市偽飾之

禁在人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

者十有二鄭玄曰王制云用器不中度兵車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數幅之廣狹不中量姦色亂正

色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皆不鬻於市亦其類也於四十八則未聞焉賈師

掌其次之貨賄之理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

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儻者使有恒賈

恒常也謂若貯米穀棺木

而賄久雨而有疫病者也貴賣之因災害厄人使之重困故令有常賈也

四時之珍異亦如

之薦宗廟之物也

○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臣自

此始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

以通貨物矣

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

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有平準令

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領

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以故騰

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

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

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

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理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

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

大賈無所牟大利

牟取也

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

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

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

過賞賜用帛百餘萬足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諸

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孝昭即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
御史相與語問以人所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
之原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
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
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夫末修
則人侈本修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
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數為寇暴備之則勞

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為虜所俘
乃脩鄣塞飾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蕃
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
乏執備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
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人不足於財者商工
不備也隴西之丹砂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柁
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氊裘兗荆河之漆絲締紵養生奉
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

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勵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夫道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況上為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

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

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
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
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
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
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
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
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
末之塗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故工不

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
絕則財用匱故均輸所以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
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兼并禁闕市執準守時以輕
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
有餘而極不足也往時戰士或不得祿今山東被災賴
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人以振故均輸之蓄
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
水旱也古之聖賢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

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以末

易本以虛易實今山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

役諸侯也司馬遷曰夫山西饒材竹穀纁旄玉石

穀纁紵屬

可以為布旄屬之屬纁音盧

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多柟梓薑

桂金錫連

音蓮銓之未鍊者

丹砂犀象璫瑁珠璣齒革龍門碣

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

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

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

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名而自來不求而人出之豈非道之所符

符謂合於道也

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

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人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也越王句踐用范蠡計然

計然蠡師文子

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

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
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
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
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
不乏理國之道也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
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
其行如流水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

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與之絲漆繭出
取帛絮與之食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
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
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理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國孫
吳之用兵商鞅之行法也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
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
在岐文王作鄴武王都鎬故其人猶有先王之遺風好
稼穡殖五穀及秦文繆居雍陰

音却地居隴蜀之關要
故曰陰陰為要路之間

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徒櫟邑

左馮翊

北鄰戎翟東通

三晉武昭理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

而會地小人衆故其人益玩巧而事末南則巴蜀巴蜀

亦沃野地饒卮薑丹砂石銅鐵

卮都出銅臨卬出鐵

竹木之器南

御滇棘

滿北反

棘僮西近邛笮

右各反

笮馬旄牛然四塞棧

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

在漢中

以所多易所

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

北有戎狄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

其道故關中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

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

堯都晉陽也

殷人都河內

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

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

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

楊及平陽在趙之西

陳西賈秦翟北賈

種代石北也

石邑縣在常山

地邊胡數被寇人矜懞忮

懞音異忮音之

致反今以士名強直為懞中

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

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竒羨其人羯羗不均

羯九竭反羗音

兕皆徒
羊名

自全晉之時已患其側

匹抄反

悍而武靈王益厲

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
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
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
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
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
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
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

五十匹

牛千蹄

角

百六十七頭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

千足羊

二百五十頭

澤中千足彘水居

千石魚陂

魚以斤兩為計

山居千章之菴

菴木所以為轅也音秋

安邑千

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

濟之間千樹菴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汧渭川千

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

六斛四斗

若干

畝卮茜

音倩其花染緋赤黃色

千畦薑韭

千畦二十五畝畦猶隴也

此其人皆

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

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

更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醪

渠略反徐廣曰會聚飲食

飲食被服不足

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

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理生不待危身取給則

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

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人

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

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

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醢醬

千瓠

長頸也

漿千甌

甌在也 都甘反

屠牛羊彘千皮穀糶千鍾薪

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

漢書音義曰洪洞方言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者曰章

曹掾也

竹竿萬箇其軛車百乘

馬車也

牛車千兩木器髹

徐廣

曰音休漆也

者千枚銅器千鈞

三十斤為一鈞

素木鐵器若卮茜千

石

石百二十斤素木素器

馬蹄噉千

噉音口 吊反

牛千足羊彘千雙僮

手指千

僮奴婢古者無空手皆有作務須手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

筋角丹砂千

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疋荅布皮革千石

荅音土 合反荅

布白也漆千斗蘖麴鹽鼓千甌

或作合器名有甌孫叔敖云甌瓦器受斗六升合為

也鮪音台鮪音自泚反鮪千斤鮪音台鮪音自泚反鮪千石鮪音在鮪千鈞鮪音在棗栗千

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菜

千種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

駟音祖即反駟僧也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僧利比

於千乘之家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

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

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吳楚七國

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

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

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

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底盡諸田田

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

安陵及杜二縣各有杜也

亦巨萬此

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俸祿弄法犯姦而富也盡推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未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理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其竒勝田農拙業也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塚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稽發

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

而雍伯千金

雍一作翁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伎

也

理刀劍名

而邳氏鼎食胃脯簡微也而濁氏連騎馬醫淺

方也而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也由是觀之富無

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

一都之君巨萬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

得

言賣不售者官為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

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為

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

周禮泉府之職曰賒者祭祀無過

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

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從官賒買物不過旬

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價而

後與之各以其於國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園廩

之田而貸萬錢者一周之月

出息五百也貸音土得反

樂語五均

樂語樂元語河

五均事按其文天子取諸侯之二以立五均則市無二

價四時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

餘思以及傳記各有幹焉

幹音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

幹者所以齊衆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

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

邯鄲故趙

郟今廣平郡縣臨淄故齊郡今北海郡縣宛今南陽縣兼雒陽成都所謂五都也

市長皆為五

均司市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

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

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

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也

皆自占司市錢府

順時氣而取之

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瞻反

諸司市常

以四仲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

平無拘他所衆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人用

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

錢萬物印貴過平一錢

印物價起也音五岡反

則以平價賣與人

其價低賤減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

庾積也以防人

積物待貴也

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

貢但賒之

但空也空賒與之不取利息

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三月

人或乏絕欲貸以理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

息無過歲什一

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

義和置命士

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長叔

臨淄姓偉等

姓姓名偉也

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

姦多張空簿

簿計簿也

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人苦之復

下詔曰夫鹽食穀之將

為食穀之將帥

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

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

平仰以給贍

仰音牛向反

錢市銅冶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

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

不買豪人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

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眾庶各

不安生○後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

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

謂租賦并僱運

之直官總取而官轉輸於京故曰均輸

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

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通典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三十

史部

通典卷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十二

輕重

平糶

宋

常平

齊

義倉

後魏

周

北齊

漢

後周

後漢

隋

晉

唐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

解在錢幣篇

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

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

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貴

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

謂賈人之多蓄積也

乘民之不給百倍

其本矣

給足也以十取百

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

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

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

委積也

然而民有饑餓

者穀有所藏也

謂富人多藏穀也

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

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民輕之之時官為斂糴民重之

之時官為散之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

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鎡千萬

六斛四斗為鍾鎡錢貫

千室之邑必

有千鍾之藏藏鎡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

奉謂供俸

耒耜

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

矣豪謂輕侮之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

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

羨餘也羊見反

不足而御其財物穀

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

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

不通其術焉

穀賤以幣與食布帛賤以幣與衣者與當為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

賤由君上也周易損卦六五云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
違元吉沙門一行注曰十朋者國之守龜象社稷之臣
能執承順之道以奉其君龜之為物則主人之重寶為
國之本損而奉上則國以之存損而益下則人以之存
明於法則調盈虛御輕重中和之要若伊尹太公管仲
之所執夫龜者上達神祇之情下乃不言而信於人也
斯故往者用之為幣則一行深知其道矣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

其要會可得而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

天下也共工之王

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

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

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

利其器

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

燒山林破增數焚沛

澤

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

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

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

禺氏

西北戎名玉之所出

南貴江漢之珠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

禽獸之仇

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公曰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

何謂也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

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

季友之類

皆以雙虎之皮

雙虎之皮以為裘

卿大夫豹飾

卿大夫上大夫也袖

謂之飾

列大夫豹幡

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幡音昌磨反

大夫散其邑粟

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

刺音七亦

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

以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常用此數

管子曰夫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富者能奪抑其利貧者能

瞻恤其乏乃可為君國有十年之蓄用之蓄積常餘十年而不足於食皆以

其技能冀君之祿也故人君挾其食據有餘而制不足

故人無不繫於上也食者人之司命言人君唯以食能制其事所以人無不繫於號令

且君引鍛鍛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人之所

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計本量委委積則足矣然而人有

饑餓不食

音嗣

者何也穀有所藏也

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凡人計口

受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

然則人君不能散積

聚均羨

餘也

不足則君雖強本趨耕

本則務農趨讀為促

乃使人下

相役耳惡

音烏

能以為理

人君不能散富豪之積均有餘以贍不足雖務農事督促播植

適所以益令豪富驅役細人終不能治理所謂須有制度於其間兼輕重之術

管子曰利出於

一孔者

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

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

誣

誣與屈同屈窮也求物反

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

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

養利也羊向反

隘其利途故予

之在君

予音與

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人之戴

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以

守人不能調通人利不可以語制為大理分地若一疆

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有什倍人之功

取以十愚

有不賡

賡猶償也音庚

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也夫人富則

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威罰也法令之不行萬人

之不理貧富之不齊也且天下者處茲行茲

謂塞利途

若此

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

天下者無日使之使不得不使無日用之用不得不用

使其不知其所以然若巨橋之粟貴糶則設重泉戍之類是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

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常以數傾之若

服魯梁綈之數是也桓公問曰不藉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曰

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人泰春泰夏泰秋泰冬猶泰

當也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也此物之高

下之時此人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素之為四備以

守之泰春人之且所用者泰夏人之且所用者泰秋人

之且所用者泰冬人之且所用者皆以廩之矣

廩藏也言四時

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贍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

桓公曰行幣

乘馬之數奈何

即筐乘馬所謂筐乘馬者筐猶實也筐者以幣為筐而洩重射輕

管子

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

國穀貨在上幣貨在下國穀什倍數也皮革筋角羽毛

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

矩券

常君實鄉州藏焉

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二千五百家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

曰

某月日苟從責者

責讀為債

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

國策出於穀軌國之策貨幣乘馬者也

貨價也言應合受公之所給皆

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
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
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
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準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
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
推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
然可易為理也此篇經秦焚書潛蓄人間自漢興晁賈
桑耿諸子猶有言其術者其後絕少尋覽無人注解或
編斷簡盡或傳訛寫謬年代綿遠詳正莫由今且梗槩
粗知固難得搜摘其文字凡問古人之書蓋欲發明新
意隨時制事其道無窮而況機權之術千變萬
化若一二模楷則同刻舟膠柱耳他皆類此

桓公問

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無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

對曰昔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

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

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

立重泉之戍

戍名也假設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也重丈恭反

令曰人自有百穀之粟者不行

穀十二斛也

人舉所最粟

盡

也最聚也子外反

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

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緇帛軍五歲無

藉衣於人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

衡平也

終身無

藉於人桓公曰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

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

者謂之衡秩次也

為之有道乎管子曰唯藉於號令為可請以

令發師置屯藉農

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

十鍾之家不行

六斛

四斗為鍾

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

千之十而困窳之數

困丘倫反窳力救反

皆見於上矣君按困窳

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按困

窳而不得挹損焉

挹猶謂減其數

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

直猶

當也謂其積粟之數

使無券契之責

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

契券則積藏困窳之粟皆歸於君桓公曰齊西水潦人之債

饑齊東豐庸而糶賤

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

欲以東之賤被西之

貴為之有道乎管子曰今齊西之粟釜

五鍾為釜

百泉則鉅

二十也

斗二升八合曰鉅烏侯反泉錢也

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鉅二錢

也請以令藉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藉若此則

西出三斗而決其藉東出三釜而決其藉然則釜十之

粟皆實於倉廩西之人饑者得食寒者得衣若此則東

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

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有

因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

於諸侯寡人欲為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

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

太困曰京

君請式壁而聘之

式用也壁石壁也聘問也使玉人刻石為壁尺萬泉行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是也賜之以壁仍存問之

令半年萬民舍其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者過半管子

謂桓公曰北郊有掘闕得龜者

掘穿也求物及穿地此至泉曰闕求曰反

檢數百里之地也

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

令過之平盤

之中

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也平盤者大盤也

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

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

賜若服中大夫

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

曰東海之子

類於龜

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

託舍於若

託舍猶寄居也

以終而身

而若

勞若以百金

勞賜也

之龜為無貨

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貨也無貨無價也

而藏諸秦臺

秦臺高臺也

立瑤曰無貨

立龜為寶

還四年伐孤竹

還四年後四年

丁氏之家粟

丁氏齊之富人

所謂丁

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

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月

召丁

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貨之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瑤為

質

音致下皆同

以假子之邑粟

即家粟也

丁氏北鄉再拜革築室

賦藉藏歸

革更也賦敷也藉席也才夜反

孤竹之役丁氏之粟中食三

軍五月之食

中當也丁仲反下皆同

桓公曰吾欲西朝天子而賀

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曰請以令城陰里

城者築城也陰里齊

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

襲重也亦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

因使

玉人刻石為璧

刻石刻其美石

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

七千珪中

丁仲反

四千瑗中五百

好倍肉曰瑗

璧之數已具管

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

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不以彤弓石璧者

彤弓朱弓也非

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

不得入朝天子許之天下諸

侯戴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

輸音式
樹反

以收石壁

石壁流而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藉陰

里之謀也桓公曰吾欲殺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

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重粟之價若是則田野大闢而

農夫勸其事矣請以令使卿藏千鍾大夫藏五百鍾列

大夫藏百鍾

列大夫中
大夫也

富商畜買藏五十鍾內可以為

國委於偽外可以益農夫矣桓公曰崢丘之戰

崢丘地
名未聞

一說即人多稱貸負息以給上之急寡人欲復業產

業產

者本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管子曰

唯膠數為可耳膠讀曰繆假此術以陳其事也今表稱貸之家表旌也皆

聖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使入使者式壁而聘之以

給鹽菜之用令使者齋石壁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

稽顙問曰何以得此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假貸吾貧萌

萌與使有以給子之力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

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國

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逢螿螿

螿古蜂字

螿音尺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

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

魯梁之民俗為緋

徒奚反緋之厚者謂之緋

公服緋令左右服之人

從而服之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

農事而作緋矣桓公即為服於泰山之陽

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

為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

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

曰子為我致緋千匹賜子金三百斤子十至而金三千

斤則是魯梁不賦於人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

其人為緜十三月魯梁國中之人道路揚塵十步不相

見緜緜而踵相隨

緜緜謂連續也緜息列反緜丘喬反

車轂齧騎連伍而

行

齧齧也土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齧而綺東西連而行皆趨利耳

管子曰魯梁可下

矣公宜服帛率民去緜閉關無與魯梁通使後十月魯

梁人饑餒相及

相及猶相繼

應聲之正無以給上

應聲之正謂急連之

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人去緜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

得魯梁之人糴十百

穀斗千錢

齊糴十錢

穀斗十錢

周月魯梁之

民歸齊者十之六管子曰夫人予

音與

則熹奪則怒先王

知其然故見予之形

見賢而

而不見奪之理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故民愛可洽於上也

洽通也

租藉者所以強求

在工商曰租藉強音

其兩租稅者所慮而請也

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猶求也

王霸之君

去丘呂其所以強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

雅教從

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

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

也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

是故人君無廢事而國無失利

也人之所乏君即與之則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

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

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

秩積也食為人

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藉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藉謂之毀

成

小曰室大曰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廡室

以六畜藉謂之止生

畜許牧反是使人不

競牧

以田畝藉謂之禁耕

是止其耕稼也

以正人藉謂之離情

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

以正戶藉謂之養贏

贏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已避

其藉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

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當偏

行而不盡故天子藉於幣諸侯藉於食中歲之穀石十

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藉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
之藉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藉歲凶穀石二十錢則大
男有八十之藉大女有六十之藉吾子有四十之藉

十六

為大男五十為大女吾子為小男小女也按古之石準
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
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放其利也

是人君作發號令收穡而戶藉也使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藉者

也穡斂委所委積之物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齊
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不遂其稅也

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曰田野

闢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桓公曰此何故也管子曰萬乘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

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菟

大曰薪一
小曰菟

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同此租稅所以九

月而具也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

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壤之肥

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

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

國之廣狹肥磽人之所
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

之則必積委幣

委蓄也各於縣州里積蓄錢帛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錙千萬千室

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錙百萬

於是縣州里受公錢

公錢即積委之幣

春秋國穀

去參之一

去減也丘呂反

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藉粟

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

一其穀價而收藏之

國穀三分則

二分在上矣

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

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準耳

泰春國穀倍重數也

泰夏賦穀以理土田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

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於上矣

言當春穀貴之

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

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

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

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

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

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

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

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

而天下

不吾洩矣

洩散也吾穀不散出

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

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

分而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

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

道也○魏文侯相李悝曰糶甚貴傷人

此人謂世工商

甚賤傷

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其賤其傷一也

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

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

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

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

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

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

少四百五十不足

不幸疾病死

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

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

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

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

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人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

中熟自三餘三百

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為糴二而舍一也

下熟自倍餘百

石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熟糴一謂之中分百石之一也

小饑則收

百石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饑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

中饑七十石

收二分之二

也一大饑三十石

收五之一也以此推之大小中饑之率

故大熟則上糴三

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

饑則發小熟之所斂

官以斂藏出糶

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

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貴

而人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漢宣帝時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

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乃下詔

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

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饑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勅使糶貸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人即以貸給使彊壯轉運以贍老弱並未施行○齊武

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儲

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綾絹布

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

揚州理建業今江寧郡也

南徐州二百萬

南徐州理京各於郡所市糴南荆河州二百萬

南荆河州理壽

春今

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

江州理潯陽今郡

市

米胡麻荊州五百萬

荊州理南郡今江陵

郢州三百萬

郢州理江夏今郡

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

湘州理長沙今

郡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

司州理汝南今義陽郡

西荆河州

二百五十萬

西荆河州理
歷陽今郡

南兖州二百五十萬

南兖州
理廣陵

今雍州五百萬

雍州理襄
陽今郡

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

在市易○後魏孝莊時祕書丞李彪上表曰昔之哲王

莫不克勤稼穡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蓋由備之也漢

家乃設常平魏氏以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光武一畝

不實罪及牧守皆明君恤人若此今山東饑京師儉臣

以為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

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糴之如此

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

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

徐

彭城郡揚
今壽春郡

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也○北齊河

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

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

稅充入

齊制歲每人出粟租二石義租五
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穀貴下價糶

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後周文帝初制六

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

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歛○隋文帝

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
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京師置常
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
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
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
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
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

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大唐武德五年廢常平監八年勅諸州斗秤京太府校

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

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之後戶口凋

殘每歲租米不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遇凶災

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

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

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

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准見田苗以理勸

課盡令出穀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為立義倉
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既為
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
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
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稷稻之屬
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
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
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

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太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升以爲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

百二十石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石

關內 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東 十一萬二千二十九石

河西 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石

隴右 十四萬八千一百四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倉 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倉

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倉

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

太原倉

二萬八千一百四十石

永豐倉

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

龍門倉

二萬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關內道

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

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六石

河東道 三千五十八萬九千百八十石

河西道 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

隴右道 三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

劍南道 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 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 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 九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 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

關內道 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 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

河東道 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 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石

隴右道 三十萬三十四石

劍南道 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 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 四百八十四萬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 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 二百八十七萬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關內道 三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 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 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 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隴右道 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劍南道 七萬七百四十石

河南道 一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 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 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 闕

論曰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

千餘萬

其數具食貨賦稅篇下

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

而每月有蠲息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宗給用
殊廣出納之職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導行
割剝為務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
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之憑陵
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饑兇
逆承隙恃兵兩京無藩籬之固盖是人事豈唯天時緬
惟高祖太宗開國勦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
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是雖神

算審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
之所致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速
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
心已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
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
弊而思變乃澤流無竭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
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而斂之欲薄其可得乎先
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天下之人知上有憂恤

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
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斂人
之財而得其無怨況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
逮於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
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
才之士而能達也民者暝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審
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制作之旨
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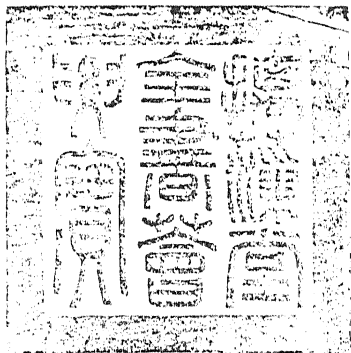
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
高頴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
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
於求利猶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餘經邦
正俗興利除害懷濟世之畧韞致理之機者蓋不可多
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
稅其所植焉可徵求貨幣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
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旋致罄竭更

仍貴糶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矣故晁
錯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
賞罰如此農民有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治之也誠如是
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
輕重化以王道扇之仁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
域斯不為難矣在昔堯湯之水旱作沴而人無捐瘠以
國有儲蓄若賦斂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
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

衆廢於藝殖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通典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王永榮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通典卷十三

四三

詳校官員外郎
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三十一

史部

通典卷十三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選舉

自昔義后以物命官事簡人淳唯以道化上無求欲於
下下無干進於上百姓自足海內乂安不是賢而非愚
不沽名而尚行推擇之典無所聞焉爰洎唐虞之官人
也俾乂水土緝熙帝載敷五教正五刑播百穀典三禮

咨於四嶽明揚側陋詢事考言故舉無失德然猶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流四凶族不仁者遠斯則選賢任
能之大畧也三王之代朴散俗澆難以道馭務勤其教
立庠塾於鄉閭建黌學於都邑訓公卿大夫之子弟設
俊造之目而勗勉成之自幼年入學至四十方仕然後
行備業全事理績茂秦漢以降乃異於斯其行教也不
深其取材也務速欲人浸漬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壽之
域何可及已夫上材蓋寡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敦其

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賢亦不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華失之愈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

第一歷代制上

第二歷代制中

第三歷代制下
考績附

第四雜論議上

第五雜論議中

第六雜論議下

選舉一

歷代制上

周

秦

漢

後漢

周官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一曰六德
二曰六行

三曰六藝並
具學篇中

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四術既修九年大成

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
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
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

士之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
登於天府藏於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

書其貳謂
寫其副本

任

其職也則鄉大夫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
而興諸學司馬辯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
柄內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擇材取士如
此之詳也○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強兵為務仕進
之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以至始皇遂平天下○漢高

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

定有天下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

能尊榮之以布告天下其有意稱明德者御史中執法郡

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

言者免官又制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

相也惠帝四年詔舉人孝悌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

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

特置此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勉天下各令敦行務本

文帝因晁錯言務農貴粟詔許人納粟得拜爵及贖罪

至景帝後元二年詔曰有市籍貲多不得官唯廉士寡
欲易足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官貲少則不得官朕甚愍

之減至四算得官

有市籍謂賈人有財不得為吏貲萬錢算百二十也算十萬也時疾吏

之貪以為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萬乃得為吏廉士無貲減至四算乃得官也

武帝建元初

始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其理申商韓非

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罷之

申商韓刑名之學蘇張縱橫之說並不可元

光元年舉賢良董仲舒對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
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

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

與姦為市

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

貧窮孤弱冤苦

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

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

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

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

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

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混淆也請令諸侯列卿郡

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
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
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
也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無以日月為功實試用賢能為上量材

而授官錄德而定位

錄謂存視也

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

矣帝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孝謂善事父母廉謂清潔廉隅

又制

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
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

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至五年又詔徵吏人有明當代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計偕

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也

元朔

元年又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

本仁祖義謂以

仁義為本始

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

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今或

至闔郡而不薦一人

闔閉也總一郡之中故言闔郡也

是化不下究而

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

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於天子也

且進賢受

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

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莫敢謬舉而貢士蓋鮮故

有斯詔有司奏請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

適得其人也

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

九錫者一

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懸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日鈇鉞八曰弓矢九曰鉅鬯此皆天子制

度尊之故事事錫與但數少耳然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
為九命春秋說有之九錫備物伯者盛禮齊桓晉文猶
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
賜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 不貢

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
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人者斥在
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
為其不求 不察廉為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凡郡國之官
士報國也 非傳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屬僚及部人之賢者舉為
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

千人屬光祿勳故卿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選公

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郎吏歲舉秀

才廉吏出為他官以補缺員後漢制同元封五年又詔曰蓋

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蹏蹏

也奔走也奔蹏者乘之即奔立則踳人蹏徒計反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負俗謂被世譏論也累力瑞反夫泛駕之馬泛覆也音芳勇反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

也蹏弛之士蹏者蹏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蹏音吐各反亦在御之而

已其令州縣察吏人有茂材異等茂材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可

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絕遠之國

初公孫弘以儒術為丞相天

下之學靡然嚮風時太常孔臧等請為太常博士官置

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人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

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

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

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

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

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

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時外事四夷內闕用度仍募人
入羊穀奴婢得授官增秩復役除罪大至封侯卿大夫
小者郎吏繇是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孝昭始元
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

前為此官今不居官皆謂之故

持節行郡國

舉賢良孝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

子弟

子弟以父兄任為郎也

率多驕騫不通古今

騫與傲同

至於積功

理人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為作也

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

宜明選

求賢除任子弟之令黃龍初制凡官秩六百石者不得

舉為廉吏孝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朴

敦厚遜讓有行者先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始令丞相御史舉此

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知其人賢否也

又詔列

侯舉茂材諫議大夫張勃舉太官獻丞陳湯

獻丞主湯貢獻物

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

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如惡

謚繆者妄也

其為勸勵也如是故官得其材位必久安為吏

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三代以降斯之為盛建昭

中因西羌反及日蝕京房奏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遂詔房作考功課之法

具考績篇

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常侍

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

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崩川

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

士率以為常又其有要任使皆標其目而令舉之

王莽時太

常學子弟歲舉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文學掌故

○後漢光

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左右將

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

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

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

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為吏曹尚書其時選

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

書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其所進用加以歲月先後

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吏以其

未久不周知也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

謗議漸生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

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

漢曰秀才後漢避光

武諱故曰茂才魏曰秀才

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

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

可採明試以功則理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始復

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

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

用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閭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賊決

凡所舉士先試

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

舉非人兼不舉者罪舊制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

人小郡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和帝以為不均
下公卿會議司徒丁鴻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
有階品蠻夷雜錯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
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
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
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又制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
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推核

當時戶口一歲所
貢不過二百餘人

安帝永初二年詔王官屬墨綬下至

郎謁者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順帝又增甲乙科員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虔等駁之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產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

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代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迴革

今以一臣之言不可刻戾舊章竟從雄議於是雄上言

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人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

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

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

一家之學
故曰家法

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

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

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

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
竒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昔
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
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繆舉免黜唯汝南陳
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
守畏慄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迄於永嘉十餘年間察選
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
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

雲集京師侍中張衡上疏曰自初舉孝廉到今二百年

必先孝行行有餘力乃草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

句結奏案為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所謂損本而求末

者也自改試以來累有妖星震裂之災是天意不安於

此法故也後黃瓊為尚書令以雄前所上孝廉之選專

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違乃奏增孝悌及能

從政者為四科

范曄曰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古諸侯貢士之方也中興

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雄在尚書天下不敢謬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名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之舉刺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

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

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為中郎中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永壽二年甲午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

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通二經者須後
試復隨輩試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
掌故者滿二歲能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其
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太子舍人
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
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郎中
已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擢其高第補吏隨才
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亦得補吏其

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復有

三互法

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為吏是時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

上轉拜平原相是也

禁網益密選用彌艱幽冀二州久闕而公府

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郎蔡邕上言曰伏見幽冀舊壤

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

三府選舉逾月不定以避三互十二州有禁當取二州

之士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淹遲以失事會

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閔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者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授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靈帝不省是時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頗行賄賂改蘭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者帝乃詔諸儒讐定五經而鐫石以刊其文使蔡邕等書為古文篆隸三體立於太學

門謂之石經自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瘡痼疾

督書其版舉主保之

其督郵版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

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見投門徒五十人以上
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
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署某官某甲
保舉順帝諱保改稱守沈既徵曰初順帝推心虛已延
企天下之士以玄纁玉帛徵魯陽樊英既至天子為降
寢殿設壇席待如神明尚書奏引延問得失英所對唯
常言無宏謨博畧可以動觀聽繇是流俗誼囂以為處
士純盜虛聲襲俗而已物議不允是時闈官秉政姻黨
徧天下故士君子羞為儕偶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
賈彪為之冠李杜陳范為其徒更相褒重危言高論橫
議得失朝廷政刑必品裁之公卿皆畏迎門倒屣折節
自下議者咸以為文儒復興唯申屠蟠曰不然當戰國

間處士干時列國之君至有擁篲為前驅者卒致焚書坑儒之禍茲其兆矣既而羣士以善惡相驅或譏誣相加一彼一此連為鉤黨而閹豎等構成釁故乃誣告郡士以交結訕謗圖為不軌靈帝震怒悉令逮捕之於是遂有黨錮之獄始自周福房植成於李膺張儉名士死獄中者百餘人其支黨因緣或詞濫而誅從禁廢者六七百人從古以來諸生之盛莫如是善人喪敗亦莫如是者仲尼有言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是以君子之道貴闇然而日章故衣錦尚褻惡其昭昭也嗟乎申屠子龍其知言歟

通典卷十三